

一面山坡上新开了一条防火道,在九月这个葱茏的季节发现了它,真像发现了新大陆般让人欣喜。我们遛弯习惯走山脚下的一条马路,两山夹一涧,山上草木葱茏,整个一条路都馥郁。两年前还车少人少,现在简直成了通衢。大概有人发现了这条路的便捷和安静。车流多了起来。因为山路有落差,夏天雨后整条路都能形成河流。那水日夜冲刷,把一条路洗得纤尘不染。于是又多了玩水的人。入秋,山路两边一边金黄一边深红,便经常看到赏秋者,头上甚至落了黄金般的叶片,跟着人一颠一颠地走。还有网红在这里搞直播,不知道镜头前都有谁。暑气还未完全消退,贪恋这条路葱茏潮湿,又坚持走了几日。想还是安全重要,就要放弃时,突然发现了那条防火路。

作为一名农民作家,我的写作,常常取材于身边熟悉的事物。出生成长于西海固这片土地,我亲身经历了家乡的山乡巨变。洋芋是我最为熟悉的家乡特产,有关洋芋的故事里,有一个时代的变迁。

在我幼年时,洋芋挽救了我的生命。长大成人后,家里的油盐酱醋、生活用品,一切费用都来自洋芋。因此,在我的生命中,洋芋和母亲是同样重要,她们如同我生命中的两位母亲,一个赐予了我生命,一个哺育我长大。

洋芋的适应性很强,首先它不拣嫌地茬,这样就给大面积种植提供了方便。它可以在麦地茬、玉米茬、豌豆茬、荞麦茬种,还可以重洋芋地种,也可以在荒地(没犁的地)里种。它不像麦子、胡麻、豌豆那么娇情,必须在松软的土地里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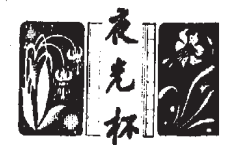
我终于懂得,为什么西吉人要把洋芋称作“命根子”“救命粮”“金蛋蛋”。在这颗星球上,总有些事物看似平凡却关乎生死,总有些存在沉默无言却滋养文明。

我出生在这块土地,享受了这块土地带给我的欢欣与苦乐,在泥土里摸爬

如今,这滨海之城夏已过去,秋天渐凉,蚊子却又猖獗起来。

这秋天的蚊子比夏天的还要生猛。为了防蚊,出门的人不是摇扇驱蚊、喷洒药液,就是各种防蚊贴对蚊子高悬免战牌,还不停歇地扮演多动症患者不给蚊子停下来叮咬的稳定场所。然而,蚊子踩着刚喷过花露水和风油精的胳膊腿儿找地方见缝就扎……

为了能在屋外活动活动筋骨,家里购置了大量户外艾叶防蚊杆香,若需在外边多待一会儿,要一次性同时燃插数支艾叶丁香,每支半米左右,唯此才能蚊子飞舞中寻得片刻安宁。为了不把蚊子带回家,避免它们混水摸鱼、暗度陈仓,各种斗智斗勇,机关算尽,也始终有漏网之蚊,真不知道它们是怎样混进来的。想起《伊索



是一条新修得很宽的路,上面有明显的车辙。因为更多的时候是开车路过这里,所以我归罪于车窗外的景物总是一闪而过。停下来才会有所发现。我们早这样徒步,可能早就发现这里在施工了。周六那天第一次走,是下午四点左右。斜阳打在对面的山峰上,那尖尖的金顶恍若梦境,让人生出向往的心。蓊郁的松林也沐浴了光辉,便想也许哪里藏了顶小红帽。见到了山里很少见的野蓟和风毛菊。大蓟小蓟都常见,偏是野蓟难寻踪影。它已经长成了小刷子模样,那样一种灰色调,着实鼓舞人。风毛菊我也是第一次见,它是一种鲜艳的紫,花开得茂盛而明快,枝条大开大合,比其他野菊花多了气度。走到山腰上,发现这里已经既可以远眺也可以俯瞰,山谷沟壑以及带子似

以薯为镜,照见人间

单小花

称作“土豆”“马铃薯”的褐色植物,实则是天地间最诚实的存在——它从不因生长在贫瘠土地而自惭形秽,也不因深埋地下而妄自菲薄。当我的指尖抚过它布满沟壑的表皮时,触摸到的是西吉人用皱纹刻写的战天斗地的生存史诗。

洋芋既是食物,更是精神的图腾。那些被霜冻打磨得黝黑的洋芋,经过母亲的掌心焐热,变成了婴儿嘴里的乳汁;那些被烈日晒干的洋芋片,经岁月窖藏后,化作游子归乡时的乡愁解药。这种转化过程,恰似黄土地上的生命轮回。

当化肥袋取代了粪堆,机械播种机碾过传统垄沟,国家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而我仍固执地描摹着人工点种的身影——那些深深浅浅的脚印里,藏着农耕文明最原始的密码。通过记录洋芋从育种到储藏的完整生命周期,我希望呈现的不仅是某种作物的生长史,更是一个民族与土地相依为命的精神图谱。

秋蚊

李耀岗

寓言》里的蚊子大战狮子,这小物鬼精得很,家里哪怕只有一只蚊子也会觉得你凌乱安闲不下来,它总是在你入睡时突然从隐蔽战线杀将出来,自己嗡嗡着恼人的“空袭”警报前来搅扰。有时,就为了这一只蚊子你也不得不与电蚊香结伴相伴,一起香熏到天明。

“秋蚊猛于虎”,这是一位医生朋友对我说的。

现在,夏秋时节气温仍然偏高,蚊子并没有按照传统白露节气之后收兵罢战,而且与炎热的夏季相比,此时的蚊子攻击性更强,被叮咬后可能红肿和奇痒时间都要更长。据专家研究发现,由于如今秋季气候越来越温暖,蚊子开始冬眠的时间也延迟了,才会让人感到秋天的蚊子又多又猛。好吧,你在期待秋天第一杯奶茶时,蚊子也在密谋发起秋天的最后攻势,为了不扫秋兴还是赶紧清理户

回家的路

尹学芸

的公路尽收眼底。那里是90度的连续弯道,汽车就像儿童玩具一样往外冒,跟头翘起地被石崖吐出,又调整姿态奋勇向前。我对同行者说,我们完全可以坐这里发一天呆。温度这样适宜,空气这样清新,草木这样繁茂,柿子酸枣红艳艳地挂在枝头,像天地间刻意的点缀。有这等享受,夫复何求?

第二天又来了。在山脚下就看到了山巅上一头牛的轮廓,在那里吃草。山里的牛羊都俊逸,真的,我早就发现了这一点。它们绝不会像平原上的家畜滚满污泥巴。有两辆山野摩托从身边掠过,“忽”地便往高处去了。玩骑行的人越来越多

滚打半生,“洋芋”承载了我生命中太多的故事。于是我选择用洋芋作为创作的切口。这颗也被

滚打半生,“洋芋”承载了我生命中太多的故事。于是我选择用洋芋作为创作的切口。这颗也被

滚打半生,“洋芋”承载了我生命中太多的故事。于是我选择用洋芋作为创作的切口。这颗也被

内清洁室内做好防范吧。因为此刻,雌蚊子们为了在产卵时提供给后代更多的营养,正以旺盛的精力向每一块裸露的皮肤发起猛烈而凶狠的攻击。诚然,秋天不能与蚊子画等号,但秋蚊已然

从我的记事起,父亲的故事就像永远讲不完的书。饭桌上,他夹一筷子菜,就能说起当年在战壕里啃冻硬的干粮;家里来客人,他喝一口酒,就会讲起战友们互相掩护、浴血奋战的日子。他讲得眉飞色舞,眼神里闪

着光,那些九死一生的经历,成了刻在他骨头里的记忆,他把对战友的怀念,都融进了来之不易的每一个平常的日子里。

那年国庆前夕,父亲就像盼过年的孩子,兴奋得睡不着。他一天好几趟去开老木柜,把军装拿出来小心翼翼展开,抚平褶皱再叠好放回;勋章和照片更是擦了又擦,直

没有父亲的国庆节

张丹

了。经常在山路上看见年轻人成群结队。有些路狭窄陡峭,走起来都要加倍小心。骑手却专找崎岖不平的地方,轰油门跃行。每每看到都会想这是谁家的孩子,有什么样的背景和人生,这样艰难的地方一路走下来,会有什么感悟,成全怎样的故事。诸如此类。总之就是瞎想。人生要走很多路,找平坦的走是大多数人的选择。可偏有人剑走偏锋,就像蹦极一样,也是一种态度。

走到山巅上平缓处,是一条横向路,与山下马路平行。我们往南走,那是家的方向。一辆摩托车迎面驶来,与我们擦肩而过。这明显是山里人,五十多岁,有着黑红的脸膛。我原本心有惴惴,怕他以路没修好之类的理由阻拦,或告诉我们此路不通。我们都不愿意走回头路,这也是态度。过了好一会儿,他又骑车回来,在我们身边停下了。“你们有没有看见牛?”他出人意料地问。我赶忙说,在山脚下看见了,在山巅上吃草。是一头大黄牛。我比画。他说不是一头,是四头,两大两小,不知去了哪里。我告诉他,肯定没往这边走,这边山浅,容易被看见。“是往山深处走了。”我笃定地说。“牛不会自己回家?”我问。他答不会。牛不认识路。我一时语塞。马是认路的,所以有老马识途之说。驴也是认路的。我家养过驴,外出干活回来知道找自己的草料槽子。牛原来不认识回家的路,这真让我有些破防。它那样大的体量,那样大的力气,那样大的声望,原来只会干活,连回家的路也不认识,这太让人伤心了。

不认识路的禽类和畜类真是很少。鸟儿是最聪明的,它飞的天地宽,见的世面也大,几千里地都不在话下。鸡鸭鹅也认识路,它们一早出去觅食,天黑知道回家。如果训导好了,还知道把蛋生在哪里。否则,会生得满世界都是。那才让人操心。燕子分拙燕和巧燕,从它们的窝能分辨出来。巧燕的窝表面平展光滑,就像

用口水抹过的,所以有燕子衔泥这样的成语。拙燕会把窝搭得乱七八糟,就像小孩子玩泥巴。但它们都认识回家的路,都能完成嗷嗷待哺这样的主体责任。牛怎么就不知道回家呢?假如家里还有牛犊子,它不知道惦记么?

前边的山坡上有一群羊,坡上坡下有二三十只。有几只羊在很高的山坡上吃草,那里很陡峭。一个女人手持鞭子大声喊:“下来,快下来,我们该回家了!”反复喊,就像在喊孩子。我凑过去问:“你这样喊,羊听得懂么?”她说听得懂,一会儿它们都会下来。我问:“羊认识回家的路么?”她说认识。赶羊群的时候她会走后边,羊自觉都往家里走。正说着话,对面来了辆车。她赶忙说:“靠边靠边。”羊果然就分靠两边了。汽车过去,羊群又主动合拢了,围向她。山坡上的羊赶忙拣几口好吃的,也下来了。她说要回家接孩子,得赶紧回去了。

羊也是认识家的。猫和狗就更别说了,聪明得都要进化了。这一路我都有些感伤。想起鲁迅说的“俯首甘为孺子牛”,他大概不知道牛不认识回家的路,让人恨不得告诉牠。这里似乎有什么机巧不合天道,当然,更不合人道。两天以后,我重走这条路,看到四头牛在路边吃草,两大两小。我一下就释然了。突然想起舐犊之情这个成语。其实是跟人类最相通的表达方式,代表了最高级的境界和最温柔的情感。

点抖,却扣得格外认真。当电视里传来天安门广场的欢呼声,白鸽展翅飞向蓝天,一列列军人方队迈着整齐的步伐,雄赳赳、气昂昂地走过,父亲的身体微微颤抖起来。他盯着屏幕,连眼睛都舍不得眨一下,当看到天安门城楼上党和国家领导人致礼时,我分明看见他眼角的皱纹里,渗出了晶莹的泪花。那泪水里,有对当年岁月的怀念,更有对如今祖国强盛的骄傲。那天的父亲,一整天都沉浸在喜悦里。我们兄妹提出想吃他做的红烧肉,想要小竹筐,他都爽快答应,笑容像秋日阳光,温暖明亮。

可今年国庆,再也没有父亲的身影,想起今年9月3日阅兵如此振奋人心,堂屋正中的椅子却空着,那个攥着遥控器的人,再也不会回来,我站在窗前,望着故乡方向,泪水模糊双眼……

节日里流动的中国,那铁轨延伸所至,是无数普通人关于团圆、关于生计、关于梦想的朴素希望。

我和我的祖国 责编:沈琦华

我认识老王已廿多年了。那时搬到这个新建的小区还不久,小区绿地上锻炼的人们常会聊聊天。高个子的老王很健谈,有时谈到兴头上,他腰间的BB机却叫起来。有熟悉者说,这老王可是个能人,改革开放抓住好时机赚了不少钱,才在此地买下这么大一套房。

跟老王熟了后,知道了他的一些经历。他是1970届初中毕业生,当年作为知青被分配到安徽三线厂当了工人,在当地娶妻生孩,一待三十年,妻子阿美也是上海知青。山沟里生活艰苦,有一次上海崇明农场的姐姐过来看他,见弟弟家徒四壁,吃饭时一碗像样的菜也端不出,姐姐大为诧异:这里的工人怎么比我们种田垦荒的还要苦?

姐姐带来的一袋大白兔奶糖,老王拿出六粒剥开糖纸放在杯子里用热水泡开化成一杯牛奶给女儿喝,刚上小学的女儿对老王说,“爸爸这样太浪费了,这些糖一天吃一粒可以吃好多天呢!”面对聪明懂事的女儿,老王心酸了,对孩子说,“可惜你生在我们家了,爸爸妈妈没有本事让你吃得好一点!”女儿却对爹娘说,“我好好读书将来考大学考到上海去,等我赚了钱我来给你们买好吃的。”

后来女儿真的考大学考到了上海,这样老王夫妇也立马提前退休回到上海。那时老王还不到五十岁,边跟人做生意边炒股,没几年逆袭翻身,从父母家一间破旧小屋里搬到了此地新房子。房屋装修好,老王跑到外地定制了一套红木家具。妻子怪他太讲究,说留点钱将来给女儿不好么?老王说,这点门面也是给女儿撑的,以后小姑娘谈朋友毛脚总要上门看看的,你怎么不想得远点?其实穷日子过惯了的老王还是很节俭的,一辆他爸留下的破自行车,车龄已有几十年,老王修修弄弄一直不肯换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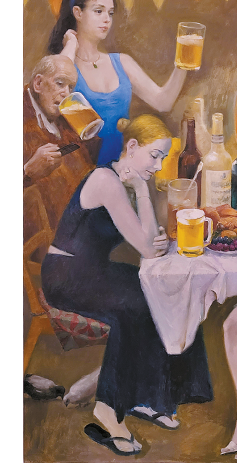
不久女儿大学毕业进了一家外资企业,从此老王一家岁月静好。有一次我出门迎面碰上老王,他打开自行车把上的一只马甲袋让我看,是一袋闻得到泥土气的马兰头。他说一早去看老娘,那儿一处河滩地冒出不少马兰头,他花了一个多钟头才挑起这点来。我说,“菜场里有啊,你花这功夫不合算。”他说,“这几天阿美上火牙痛,给他煮水喝去上火,这野生的效果总会好些吧。”老男人蹲在地上为太太挑马兰头的热乎劲,让人感慨,这老王实在是枚宠妻男!

没想到,几年后老王突然中风了,所幸抢救及时保住了命,但还是落下了后遗症。一条腿瘸了,见我上门来老王踉踉跄跄朝前挪几步,口里唧唧呀呀听不清说什么,我猜了会儿问他,“依是讲还好脑子没坏脱是吧?”他咧开嘴笑了,口水不停淌下来。阿美说,“你还笑还笑,平常叫你外面少跑跑屋里多歇歇不听,这下太平了吧?”

之后女儿给老爸寻了名医师灸师,一周两次坚持针灸,两年后老王症状大有改善,讲话也能让人听懂了,只是腿脚不便下楼。困在屋里的老王给自己找事干,把窗外露台整成了一个小小蔬果园,一年四季郁郁葱葱。我不时收到老王微信报告他的好收成:草莓熟了,有空来摘点,有机的不要错过哦……今年丝瓜长势不错,听说丝瓜筋泡水喝可以通经络,我准备多留几只老丝瓜……

人生起起伏落,老王拿得起放得下,终究没有被命运打败。

布达佩斯的啤酒屋(油画) 黄石



我和我的祖国 责编:沈琦华

我和我的祖国 责编:沈琦华

我和我的祖国 责编:沈琦华

我和我的祖国 责编:沈琦华

我和我的祖国 责编:沈琦华

我和我的祖国 责编:沈琦华

我和我的祖国 责编:沈琦华

我和我的祖国 责编:沈琦华

我和我的祖国 责编:沈琦华

我和我的祖国 责编:沈琦华

我和我的祖国 责编:沈琦华

我和我的祖国 责编:沈琦华

我和我的祖国 责编:沈琦华

我和我的祖国 责编:沈琦华

我和我的祖国 责编:沈琦华

我和我的祖国 责编:沈琦华

我和我的祖国 责编:沈琦华

我和我的祖国 责编:沈琦华

我和我的祖国 责编:沈琦华

我和我的祖国 责编:沈琦华

我和我的祖国 责编:沈琦华

我和我的祖国 责编:沈琦华

我和我的祖国 责编:沈琦华

我和我的祖国 责编:沈琦华

我和我的祖国 责编:沈琦华

我和我的祖国 责编:沈琦华

我和我的祖国 责编:沈琦华

我和我的祖国 责编:沈琦华

我和我的祖国 责编:沈琦华

我和我的祖国 责编:沈琦华

我和我的祖国 责编:沈琦华

我和我的祖国 责编:沈琦华

我和我的祖国 责编:沈琦华

我和我的祖国 责编:沈琦华

我和我的祖国 责编:沈琦华

我和我的祖国 责编:沈琦华

我和我的祖国 责编:沈琦华

我和我的祖国 责编:沈琦华

我和我的祖国 责编:沈琦华

我和我的祖国 责编:沈琦华

我和我的祖国 责编:沈琦华

我和我的祖国 责编:沈琦华

我和我的祖国 责编:沈琦华

我和我的祖国 责编:沈琦华

我和我的祖国 责编:沈琦华

我和我的祖国 责编:沈琦华

我和我的祖国 责编:沈琦华

我和我的祖国 责编:沈琦华

我和我的祖国 责编:沈琦华

我和我的祖国 责编:沈琦华

我和我的祖国 责编:沈琦华

我和我的祖国 责编:沈琦华

我和我的祖国 责编:沈琦华

我和我的祖国 责编:沈琦华

我和我的祖国 责编:沈琦华

我和我的祖国 责编:沈琦华

我和我的祖国 责编:沈琦华

我和我的祖国 责编:沈琦华

我和我的祖国 责编:沈琦华

我和我的祖国 责编:沈琦华

我和我的祖国 责编:沈琦华

我和我的祖国 责编:沈琦华

我和我的祖国 责编:沈琦华

我和我的祖国 责编:沈琦华

我和我的祖国 责编:沈琦华

我和我的祖国 责编:沈琦华

我和我的祖国 责编:沈琦华

我和我的祖国 责编:沈琦华

我和我的祖国 责编:沈琦华

我和我的祖国 责编:沈琦华

我和我的祖国 责编:沈琦华

我和我的祖国 责编:沈琦华

我和我的祖国 责编:沈琦华

我和我的祖国 责编:沈琦华

我和我的祖国 责编:沈琦华

我和我的祖国 责编:沈琦华

我和我的祖国 责编:沈琦华

我和我的祖国 责编:沈琦华

我和我的祖国 责编:沈琦华

我和我的祖国 责编:沈琦华

我和我的祖国 责编:沈琦华

我和我的祖国 责编:沈琦华

我和我的祖国 责编:沈琦华

我和我的祖国 责编:沈琦华

我和我的祖国 责编:沈琦华

我和我的祖国 责编:沈琦华

我和我的祖国 责编:沈琦华

我和我的祖国 责编:沈琦华

我和我的祖国 责编:沈琦华

我和我的祖国 责编:沈琦华

我和我的祖国 责编:沈琦华

我和我的祖国 责编:沈琦华

我和我的祖国 责编:沈琦华

我和我的祖国 责编:沈琦华

我和我的祖国 责编:沈琦华

我和我的祖国 责编:沈琦华

我和我的祖国 责编:沈琦华

我和我的祖国 责编:沈琦华

我和我的祖国 责编:沈琦华

我和我的祖国 责编:沈琦华

我和我的祖国 责编:沈琦华

我和我的祖国 责编:沈琦华

我和我的祖国 责编:沈琦华

我和我的祖国 责编:沈琦华

我和我的祖国 责编:沈琦华

我和我的祖国 责编:沈琦华

我和我的祖国 责编:沈琦华

我和我的祖国 责编:沈琦华

我和我的祖国 责编:沈琦华

我和我的祖国 责编:沈琦华

我和我的祖国 责编:沈琦华

我和我的祖国 责编:沈琦华

我和我的祖国 责编:沈琦华

我和我的祖国 责编:沈琦华

我和我的祖国 责编:沈琦华

我和我的祖国 责编:沈琦华

我和我的祖国 责编:沈琦华

我和我的祖国 责编:沈琦华

我和我的祖国 责编:沈琦华

我和我的祖国 责编:沈琦华

我和我的祖国 责编:沈琦华

我和我的祖国 责编:沈琦华

我和我的祖国 责编:沈琦华

我和我的祖国 责编:沈琦华

我和我的祖国 责编:沈琦华

我和我的祖国 责编:沈琦华

我和我的祖国 责编:沈琦华

我和我的祖国 责编:沈琦华

我和我的祖国 责编:沈琦华

我和我的祖国 责编:沈琦华

我和我的祖国 责编:沈琦华

我和我的祖国 责编:沈琦华

我和我的祖国 责编:沈琦华

我和我的祖国 责编:沈琦华

我和我的祖国 责编:沈琦华

我和我的祖国 责编:沈琦华

我和我的祖国 责编:沈琦华

我和我的祖国 责编:沈琦华

我和我的祖国 责编:沈琦华

我和我的祖国 责编:沈琦华

我和我的祖国 责编:沈琦华

我和我的祖国 责编:沈琦华

我和我的祖国 责编:沈琦华

我和我的祖国 责编:沈琦华

我和我的祖国 责编:沈琦华

我和我的祖国 责编:沈琦华

我和我的祖国 责编:沈琦华

我和我的祖国 责编:沈琦华

我和我的祖国 责编:沈琦华

我和我的祖国 责编:沈琦华

我和我的祖国 责编:沈琦华

我和我的祖国 责编:沈琦华

我和我的祖国 责编:沈琦华

我和我的祖国 责编:沈琦华

我和我的祖国 责编:沈琦华

我和我的祖国 责编:沈琦华

我和我的祖国 责编:沈琦华

我和我的祖国 责编:沈琦华

我和我的祖国 责编:沈琦华

我和我的祖国 责编:沈琦华

我和我的祖国 责编:沈琦华

我和我的祖国 责编:沈琦华

我和我的祖国 责编:沈琦华

我和我的祖国 责编:沈琦华

我和我的祖国 责编:沈